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顧問官 洋翰林見拒老前輩

且說駐京外國公使接到領事的稟帖，一想這事一定要爭的，便先送了一個照會到總理衙門，叫這些總理各國事務大人們辦辦。列位看官是知道的：中國的大臣，都是熬資格出來的。等到頂子紅了，官升足了，鬍子也白了，耳朵也聾了，火性也消滅了。還要起五更上朝，等到退朝下來，一天已過了半天，他的精神更磨的一點沒有了。所以人人只存著一個省事的心：能夠少一樁事，他就可多休息一回。倘在他精神委頓之後，就是要他多說一句話也是難的。而且人人又都存了一個心，事情弄好弄壞，都與我毫不相干，只求不在我手裡弄壞的，我就可以告天罪了。人人都存著這個念頭，所以接到公使的照會，司員看了看，曉得是一件交涉重案，壓不來的，馬上拿了文書呈堂。無奈張大人看了搖搖頭，王大人看了不則聲，李大人看了不贊一辭，趙大人看了仍舊交還司員。司員請示：「怎麼回復他？」諸位大人說：「請王爺的示。」第二天會見了王爺，談到此事。王爺問：「諸位是什麼意思？還是答應他，還是不答應他？怎麼回復他才好？」諸位大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句話也沒有。王爺等了半天，見各位大人沒有一句說話，又問下來道：「到底諸公有些什麼高見？說出來大家亦可以商量商量。」張、王、李、趙四位大人被王爺這一逼，不能不說話了。張大人先開口道：「還是王爺有什麼高見。一定不會差的。」王大人更報著自己的名字，說道：「某人識見有限，還是王爺歷練的多，王爺吩咐該怎麼辦，就怎麼辦罷。」李大人道：「他二位說的話一些不錯。」趙大人資格最淺，就是肚皮裡有主意，也不敢多說話的，只隨著大眾說，應了一聲「是」。王爺見談了半天仍談不出一毫道理來，於是摸出表來一看。張大人說本衙門有事，王大人說還要拜客，李、趙二位大人亦都要應酬，一齊說了聲「明天再議」。送過王爺，各人登車而去。

過了兩天，公使館裡沒有來討回信，王爺同他四位亦就沒有再提此事。等到第三天，公使因為他們沒有回復，又照會過來問信。他們還是不得主意。王爺同他們議了半天，無非「是是是」，「者者者」，鬧了些過節兒，一點正經主意都沒有。這天又是空過去，亦沒有照復公使。等到第五天，公使生了氣，說：「給你們照會，你們不理！」於是寫了一封信來，訂期明日三點鐘親自前來拜會，以便面商一切。諸位王爺、大人們，只得答應他，回他：「明天恭候。」同外國人打交道是不可誤時候的。說是三點鐘來見，兩點半鐘各位王爺、大人都已到齊，一齊穿了補褂朝珠，在一間西式會客堂上等候。剛剛三點，公使到了。從王爺起，一個個同他拉手致敬，分賓坐下，照例奉過西式茶點。王爺先搭訕著同他攀談道：「我們多天不見了。」分使還沒有答腔，張大人忙接了一句話道：「這一別可有一個多月了。」王大人道：「還是上個月會的。」李大人道：「多時不見，我們記挂貴公使的很。」趙大人道：「我們總得常常敘敘才好。」公使是懂得中國話的，他們五位都說客氣話，少不得也謙遜了一句。王爺又道：「今天天氣好啊。」張大人道：「沒有下雨。」王大人道：「難得貴公使過來，天緣總算湊巧得的。」李大人道：「幸虧是好天。下起雨來，這京城地面可是有些不方便。」趙大人道：「我曉得貴公使館裡很有些精於天文的人，不是好天，貴公使亦不出來。」公使又問道：「前天有兩件照會過來，貴親王、貴大臣想都已見過的，為什麼沒有回復？」王爺道：「就是湖南的事嗎？」張大人亦說了一聲：「湖南的事？」公使問：「怎麼辦法？」王爺咳嗽了一聲，四位大人亦都咳嗽了一聲。公使又問：「怎麼樣？」王爺道「等我們查查看。」四位大人亦都說：「須得查明白了，再回復貴公使。」公使問：「幾天方能查清？」王爺道：「行文到湖南，再等他聲復到京，總得兩個月。」四位大人齊說：「總得兩個月。」公使道：「敝國早替貴國查明白了，實在巡撫過於軟弱。一班紳衿架弄著百姓，幾乎鬧出『拳匪』那年的事來。我們彼此要好，所以特地關照一聲。貴親王、貴大臣似可無須再去查得，就請照辦罷。」王爺又咳嗽了一聲，各位大人亦都咳嗽了一聲，但是也有吐痰的，也有不吐痰的。呆了半天，公使又追著問信。王爺說：「我們須得商量起來看。」四位大人齊說：「總得商量起來看。」公使聽了，微微一笑。幸虧這位公使性氣和平，也是曉得中國官場的習氣是捱一天算一天，等到實在捱不過去，也只好隨著他辦。所以當時聽了這班王爺、大人們的說話，也不過於迫脅他們，但道：「要等行文去查，那是等候不及。現在電報又不是不通，諸公馬上打個電報去，兩三天裡頭，還怕沒有回電嗎？」一句話把他們提醒了，一齊都說：「准其打電報地去問明白了，就給貴公使回音罷。」公使臨走又說了一句：「三日之後，來聽回音。」

等到送過公使，王爺說道：「這件事情，還是依他，還是不依他？倘若不依他，總得想個法子對付他才好。」四位大人當中，要算張大人資格最老，經手辦的事亦頂多，忙出來攔住道：「王爺不曉得，我們同外國人打交道也不止一次了，從來沒有駁過他的事情。那是萬萬拗不得的，只有順著他辦。」說完，又回頭對王、李、趙三位大人道：「我們辦交涉事辦老了，這一點點決竅還不懂得。」王爺被他駁得無話可說，歇了半天，搭訕著說道：「這件事情，你們到底查明白了沒有？」張大人道：「用不著。等到他們外國人來，他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，還要王爺操這個心嗎。」其實公使來鬧了半天，為了什麼事，他們亦只曉得一個大略，是湖南出了一件人命交涉案件，公使不答應，說巡撫軟弱，挾制政府裡換人。究竟案中的詳情，他們還是糊裡糊塗一個個吃了「補心丹」，一齊把心補住，決不肯為了此事再操心的。當下又談了一回，無非是商量把現在這位湖南巡撫調任別處，揀一個有機變的調做湖南巡撫。又是張大人出主意道：「我們調去的人，怕他們外國人不願意，何如等他後天來討回信時，探探他的口氣？他說那個好，就派那一個去，省得將來同他們不對，又來同我們倒蛋。」王爺點頭稱「是」。大眾亦就別去。

且說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聽了外國公使的說話，心上雖不甘願遷就他，卻也不違拗他。等到第三天公使又來討回信的時候，見了面拿他恭維了一泡。先時一個個手裡都捏著一把汗。後來提到正事，王爺頭一答應他：「准定把湖南巡撫換人。但是放那一個去，一時還斟酌不出這麼一個對勁的。最好是同貴國人說得來的，以後辦起交涉來，彼此有個商量，不至於再像這回事，弄得不好。」公使道：「是啊，現署山東巡撫的賴養仁賴撫台這人就很好。前任黃撫台很同我們敝國人作對。自從姓賴的接了手，我們的鐵路已經放長了好幾百裡，還肯把濰縣城外一塊地方借給我們做操場。貴親王、貴大臣是曉得的，敝國在貴省地方造了鐵路，不見得中國人不坐；載貨搭客，原是彼此有益的事情。就是借地做操場，後來亦總要還的。不曉得前任黃某人為什麼商量不通。賴撫台是開通極了，所以我們各國都歡喜他。以後貴政府都要用這種人，國家才會興旺。現在據我們意思：貴親王、貴大臣就奏明貴國皇上，竟把賴某人補授湖南巡撫，再揀一個同賴某人一樣的人做山東巡撫。如此方見我們兩國邦交更加親熱。諸公以為如何？」

王爺聽了，望望四位大人，四位大人，亦望望王爺，彼此不則一聲，還是王爺熬不過，就近同張大人說：「既然他們說賴某人好，我們就給他一個對調罷？」張大人搖搖頭道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賴某人一准升湖南巡撫，山東一席還要斟酌。這個是他們不歡喜的，調了過去亦不討好。還是陝西寶某人，從前做津海道的時候，很應酬他們外國人。凡是才進口的新鮮果子，以及時鮮吃物等類，他除掉送我們幾個人之外，各國公使館裡他都要送一分去。你說他想的周到不周到！如果把這種人調到山東去，他們一定喜歡的。」王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就答應他就是了。」張大人道：「倒也不在乎一定先要說給他們。只要不駁他的話，他就曉得我們已經許他的了。王爺不曉得：老辦交涉的，本有這『默許』的一個訣竅，凡事我們等他做，不則聲，他們就曉得我們已經允許了他了。」王爺點頭稱「是」。

他二人談了半天，公使等得不耐煩，又問：「怎麼樣？」他們幾個人只是守著默許的秘訣，無論如何也不做聲。公使急得發跳，還是王爺熬不住，同他說了聲「回來就有明文」。公使聽了這句也就明白，不再往下追問了。又說了幾句別的閑話，分手辭去。次日果然一連下了兩條上諭：湖南、山東兩省巡撫，一齊換人。先前的那位湖南巡撫，亦並沒有拿他調補陝西，落空下來，這也是張大人的調度，說他是得罪過外國人的人，一時不好叫他有事，總得冷冷場，等人家平平氣，方好位置他。閑話休題。

且說新任山東巡撫寶撫台，名喚寶世豪，原是佐貳出身。生平最講究的是應酬。做佐雜的時候，有一次跟著一位候補知縣一同到外州縣出差。候補知縣坐的是轎子，他不肯化錢，在路上或是叫部小車子，或是跟著轎子一路的跑。有些不知道的，還當是跟的差官、底下人等，並沒人曉得他是太爺。亦是他運氣湊合：這年正在省裡候補，空閑著沒有事，齊巧本省巡撫有位老太爺最愛著

象棋，就有人把他保舉進去，同老太爺一連下了□盤，就一連和了□盤。據寶世豪私下對人家說：「若照老太爺手段，贏他一百盤都容易；但是恐怕老太爺面子上過不去，所以同他和了□盤。」此時老太爺也明曉得寶世豪是個好手，但是自己生性好勝，不贏他一盤總不肯歇手。幸虧寶世豪乖覺，摸著老太爺脾氣，故意讓他幾步，等老太爺贏了一盤，光了光面子，果然老太爺大喜，連說：「我今天雖然贏了寶某人棋子，然而他的手段是好的。……只有他還可以同我交交手，若是別人休想。」

寶世豪聽老太爺獎勵他，甚喜。此時老太爺離不了他，先叫兒子委了他幾個挂名差使，拿乾薪水。後來碰著機會，開保舉，又把他保舉過班；連進京引見的盤費，都是老太爺叫兒子替他想的法子，無非是委派一個解餉等差，無庸細述。等到引見出來，走了老太爺門路，署過兩趟好缺，又著實弄到幾文。又一齊孝敬了上司。於是升過府班，過道班，保送海關道，放津海關道，一齊都是應酬來的。津海關做了兩年，只因有人謀他的這個缺，上頭也曉得他發了財了，就拿他升臬司，接著升藩司，如今升山東巡撫。他自從佐貳起家，一直做到封疆大吏，前後不到□年工夫。

他辦交涉的手段，還是做候補道的时候就練好的。等到做了津海關道，自然交涉等事情更多了。他練就的一套功夫是什麼？就是上文張大軍機所說的「默許」的一個秘訣。凡是洋人來講一件事情，如果是遵條約的，固然無甚說得；倘若不遵條約的，面子上一樣同人家爭爭，到後來洋人生氣，或者拿出強項手段來辦事，他亦聽那洋人去幹，決不過問。後來洋人摸著了他的脾氣，凡百事情總要同他言語一聲，他允也罷，不允也罷，洋人自己去幹他自己的。他有時碰了上頭的釘子，下來問那洋人，洋人道：「你早已默許我過了。你不許我做，我能做嗎？如今事已做成了，你再要我反悔，可是不能。倘若一定要反悔也可以，你賠我若干錢，我就歇手。你為什麼不早点攔住我？如今我已經化了本錢，忽然攔住我，我不做，耽誤我的買賣，壞我的名氣，還得賠我若干錢，方能過去。否則不能同你干休！」他聽了外國人的說話，仍舊無言可答。後來外國人又來問他討銀子，要賠款。倘或彼此說開了，也就不不要了；有些說不開的。外國人問他要賠款，他還當真的給他。如此者三四次。上頭見他賠銀子是真的，以後的事曉得他為難，只要外國人沒有話說，也不來責備他了。

且說他如今升了巡撫，自然是過了幾年，閱歷愈深。又加以外國人在他手裡究竟占過便宜，不肯忘記了他，一聽他來，個個歡喜。到任之後，這一個來找，那一個來找。凡是來找他的外國人，他沒有一個不請見，又沒有一個不回拜。一天到晚，只有同外國人來往還來不及，那有工夫還能顧及地方公事呢。因此便有人上條陳說：「大帥萬金之體，為國自愛，倘照這樣忙法子，就是天天喝參湯，精神也來不及，總得找個人能夠替代才才好。」

寶世豪道：「外國人事情，他們一樣不懂，誰能替我？除非現在有這樣一個人懂得外國人的脾氣，有什麼事情他替我代辦了，不要我操心，還要外國人不生氣，如此，我才放心得下。你們可有這們一個人？」大家保舉不出人，也就不往下說了。後來這個風聲傳到外國人的耳朵裡，便借此因頭硬來荐人；又引證海外那一個國從前沒有興旺的時候，亦是借用別國有本事的人做客卿，然後他的國度就此興旺了。這也不過借他做個向導的意思。

寶世豪聽了這個說話，心想：「這個法子倒不錯。用外國人去對付外國人，外國人同外國人有些事情，總容易商量行通，不消我費心。而且以後永無難辦的交涉。我倒可以借此卸去這付重擔，省得外國人時刻來找我，也免後裡頭嫌我辦得不好。橫豎有人當了風去，好歹不與我相干。」存了這個主意，馬上答應，就托外國人介紹，請了一位向導官。據他們外國人說：「此人在他們學堂裡學的是政治、法律，都得過高等文憑的。」寶世豪道：「我這一番的公事，□府、二直隸州、一百單八州、縣，所有的公事都要我一個人過目，我那兒來的及。有了這個幫手，我也可以歇歇了。」過了兩天，介紹的人先把合同底子送過來請寶世豪過目，滿紙洋文，寫的花花綠綠的。寶世豪不認得，發到洋務局叫翻譯去翻譯好。又由洋務總辦斟酌添了兩條，餘外無其改動。每月是六百兩薪水，先訂一年合同。寶世豪看了無話，就叫照辦。那洋人本是住在中國的，自然一請就到。等合同簽字之後，寶撫台便約他到衙門裡同住，以便遇事可以就近相商。那洋人本無家眷，原是無可無不可的，搬了進來。因為他姓喀，撫台稱他喀先生，衙門都稱他喀師爺，官場來往，還稱他為喀老爺、喀大人，有些不懂他的姓，都尊之為「洋大人。」

閑話休敘。單說他才接事的頭一天，寶世豪為了長清縣稟到一件命案，師爺擬的批不算數，一定要叫翻譯去同喀先生說過，請喀先生擬批。誰知講了半天，一個案由還沒有明白。大家都說：「喀先生學的是外國刑名，中國的刑名他沒有講究過，就是擬了出來，到部裡亦要駁的，還是請我們自己老夫子擬罷。」寶世豪無奈，只得拿回來交給自己老夫子去辦。又過了幾天，上頭有廷寄下來，叫他練兵，辦警察，開學堂。他得了這個題目，便道：「這幾件都是新政事宜，可要請教這位大政治家了。」即忙把喀先生請了來，同他逐一細講，要他代擬章程。喀先生道：「這幾件在我們敵國都是專門的學問。即以練兵而論：陸軍有陸軍學堂，水師有水師學堂。就以學堂而論：也有初級，有高級。我不是那學堂裡出身，不好亂說。」

寶世豪至此方才有點反悔之意，皺了皺眉頭，說道：「人命案件請教你，你說中國刑名你不懂。今兒這些事情，原是你上頭照著你們法子辦的，怎麼你亦不懂？這樣不懂，那樣不懂，到底你曉得些什麼呢？」喀先生道：「你們中國的法律本是腐敗不堪的。現今雖然說改，亦還沒有改好。要我拿了你們的法委去辦事，我可不能。我要用我們敵國的法律，大帥你又怕部裡要駁。今兒你大帥所說的幾件事，在我敵國都是專門學問。如果你大帥一准辦這幾樁事，要我荐人，我都有人。至於問我曉得些什麼，將來倘如有了同敵國交涉的事情，不消你大帥費心，我都可以辦得好好的。」寶世豪聽了無話。所有新政仍舊委了本省司、道分頭趕辦，也不再請教喀先生了。喀先生也樂得拿薪水，吃飯睡覺，清閑無事。不知不覺，已過了半年下來。

一天他有一位外國同鄉，帶了家小，初次到中華來，先到山東游歷。因為叫人挑行李，價錢沒有說明白，挑夫欺他也有，全把那個外國人的行李吃住不放。約摸有二裡多路，定要他五百大錢一擔。那個外國人恨傷了，曉得喀先生在撫台衙門這裡，便來找他，將情由細說一遍，又說挑夫一共三個。喀先生心思想上：「在此住了半年，一無事辦，自己亦慚愧得很，如今借此題目，倒可做篇文章了。」便去找寶世豪，氣憤憤的說：「挑夫吃住他同鄉的行李，直與搶奪無異。貴國這條律例我是知道的，應請大帥將挑夫三名一概按例梟示，方合正辦。」

寶世豪起初聽了，還以為挑夫果然可惡，如其搶奪洋人行李，一定要重辦的。立刻傳了首縣來，告訴他這事，叫他辦人。首縣去不多時，回來稟稱：「人已拿到，並且問過一堂。此事原係挑夫同洋人講明五百大錢。因此洋人不肯付錢，挑夫一定吃住了討，說：『五百一擔本是講明白的，少一個我可不能。』洋人氣急了，就拿棍子打人。現在有個挑夫頭都打破了，卑職驗得屬實。因此三個挑夫起了哄，說錢亦不要了，仍把東西挑回去，等洋人另外找人去挑，他們總算沒有做這筆買賣。後來還是房東出來打圓場，每擔給他三百大錢，行李亦早已變代了。據卑職看，這件事情早已完結的了，那個洋人又來叫大帥操心，亦未免太多事了。」

首縣一番話說得甚為圓轉，寶撫台一聽不錯，說：「挑夫亂要錢，誠屬可惡；你既打了他，又沒有照著原講的價錢給他，如今反說挑夫動搶，一定要我拿他們正法，這也太過分了！」便請了喀先生來，把情節同他講明，叫他回復那洋人，不要管這事。誰知喀先生不聽則已，聽了之時，竟其拍桌子，捶板凳，朝著寶撫台大鬧起來，說：「我自從接事以來，不按照你們中國的法律辦事，嫌我不好；如今按照你們中國的法律辦事，亦是不好！明明是瞧我不起，所以不聽我的話！既然不聽我的話，還要我做什麼呢！」當下那洋人又著實責備寶撫台，說他違背合同：「既然請了我來，一點事權也不給我，被別國人看著，還當是我怎樣無能。這明明是壞我的名譽，以後還有誰請我呢！現在你把一年的薪水一齊找出來給我還不算，還要賠我名譽銀子若干。如果不賠我，同你到北京公使那裡講理去。」說完，就要拖了寶撫台出去。寶撫台問他：「那裡去？」他說：「北京去。」寶撫台說：就是要北京去，我自自有職守的人，不奉旨是不能擅離的。你要去，你一個人先去罷。這是你自己要去，不是我辭你的，不能問我要薪水。」

那洋人一聽寶撫台如此的回絕他，越發想要蠻做。幸虧其時首縣還沒走，立刻過來打圓場，一面同洋人說：「有話總好商量，我們回來再說。他是一省之主，你把他鬧翻了，你在這裡是孤立無助的，吃了眼前虧，不要後悔！」洋人聽了這兩句話，一想不錯，方才閉了嘴不響。首縣又過來求大帥息怒：「大帥是朝廷樁石，他算什麼東西！倘或大帥氣壞了，那還了得！」寶撫台亦只好

收蓬，就吩咐把此事交給洋務局去辦。首縣答應下去，稟明洋務局老總，就同著洋務局老總找到洋人，說來說去，言明認賠一年薪水，以後各事概不要他過問。洋人只要銀子到手，自然無甚說得。

寶撫台自從上了這門一個當，自己也深自懊悔，倚靠洋人的心也就淡了許多了。後首有人傳說出來：這事一來是寶世豪自己懊悔，深曉得上了外國人的當；一來是他親家沈中堂從京裡寫信出來通知他，信上說：「現在京裡很有人說親家的閑話，說親家請了一位洋人做老夫子，大權旁落，自己一點事不問。這事很失國體，勸親家趕快把那位洋人辭掉，免得旁人說話。至戚相關，所以預行關照。」寶世豪得了這封信，所以毅然決然，借點理由同洋人反對，彼此分手，以免旁人議論，以保自己功名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他這位親家沈中堂，現官禮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，又兼掌院大學士。雖然不在軍機處有什麼權柄，然而屢掌文衡，門生可是不少。他的為人本來是極守舊的，無奈後來朝廷銳意維新，他雖不敢公然抵抗，而言談之間，總不免有點牢騷。有天，有兩位督、撫，又有幾個御史，連上幾個折奏，請減科舉中額，專重學堂。老頭子見了，心上老大不高興，嘴裡說道：「不要說別人，就是他們幾位，從前那一個不是由科舉出身，如今已得意了，倒會出主意，斷送別人的出路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後來打聽著上折子的幾位御史，內中有一個姓金的，一個姓王的，都是那年會試他做總裁取的門生，因此越發氣的了不得！無奈朝廷已經准了他們的折奏，面子上不好說什麼，只吩咐門上人：「以後王某人同金某人來見，一概擋駕。壁還他們的門生帖子，不要收。」門上人答應著。後來王、金二人來了，果然被門上人擋住了。兩人只得托人疏通。無奈他老人家偏性發作，決意不收。兩人無可如何，只索罷休。又過了些時，又有那省督、撫奏請朝廷優待出洋游學畢業回來的學生。他老人家得了這個信，越發鬍子根根蹶起，說：「這些學生，今兒鬧學堂，明兒鬧學堂，一齊都是無法無天的，怎麼好叫朝廷重用他們！這種人做了官還得得！」當下正要把他那些得意門生，凡是與自己宗旨相同的，挑選幾□位，約會在一處，請他們吃飯，商量挽回的法子。單子還沒有發出，又傳到一個消息。說要把天下闕觀寺院，一齊改作學堂。他老人家一聽這話，更氣得兩手冰冷，連連說道：「如今越鬧越好了！……再開下去，不曉得還鬧出些什麼花樣來！我亦沒有這種氣力同他們去爭，只有禱告菩薩給他們點活報應就是了。」這一夜，直把他氣的不曾合眼，第二天就請病假在家裡靜養。

（文衡：以文章試士的取捨權衡，也即主考官。）

他是掌院，又是尚書，自然有些門生屬吏，川流不息的前來瞧他。大眾一齊曉得老師犯的病是醫藥不能治的，便有一個門生告奮勇，說：「門生拚著官不要，拚著性命不要，學那從前吳都老爹的「尸諫」，明天一定要上折子爭回來，倘若上頭不批准，門生真果死給眾人看，總替老師出這一口氣！」沈中堂一看這告奮勇的人不是別人，正是侍讀學士旗人紳靈，號叫紳旆庵的便是。還是三科前那年殿試，他做閱卷大臣，把紳旆庵這本卷子取在前□本內，第二科留館。旗人升官容易，所以如今已做到侍讀學士了。沈中堂看清是他，忙把大拇指一伸，說：「你老弟倘能把這樁事扳回來，菩薩馬上保佑你升官，將來一定做到愚兄的地位！」紳旆庵當時亦就義形於色的辭別老師，言明：「回家擬好折子，請老師明天候信便了。」沈中堂聞言之下，喜雖喜，然而面上還露著一副哀戚之容，說：「旆庵老弟果真要尸諫，雖是件不朽之事，但是他一家妻兒老小靠誰托誰！我老頭子這門一把年紀，官況又不好，還能照顧他嗎！」於是呆了一回，等到眾人要去，一定要親自送他們到門外上車。眾門生執定不肯，說：「老師於門生向來是不送的。倘若老師要送，一定是拿我們擯諸門外了。」於是走到檐下，大眾站定不肯定。沈中堂道：「我不是送眾位，我是送旆庵老弟的。旆庵果然要學吳侍御之所為，我們今日就要一別千古了，我怎好不送他一送呢！」眾人見他如此說法，只得隨他送諸門外。

（尸諫：春秋衛國大夫史魚將病死，因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，命其子置尸於窗下靈公得知，召伯玉而退子瑕。）

如今不說紳學士回去擬折，且言沈中堂送客進來，也不回上房，一直到自己常常念經的一間屋子裡，就在觀音面前，抖擻擻的，點了一炷香，又爬下碰了三個頭。等到碰頭末了一個，爬在地下，有好半天沒有站起。口中念念有詞，也不曉得禱告的是些什麼。後首起來之後，又上氣不接下氣的念了半遍《金剛經》，實在念不動了，只好次日再補。自此便在家養病，三天假滿，又續三天。老頭子一心指望紳學士折子上去，定有一道上諭。即使批斥不准或是留中，紳旆庵即說明尸諫，「他的為人平時雖放蕩不羈，然而看他前天前那副忠義樣子，決計不是說著玩玩的。但是折子上去准與不准，以及旆庵死與不死，總應該有具確信，何以一連幾天，杳無消息？真令人猜不出是個什麼緣故。眼見得六天假期滿了，旆庵那裡還是無動靜。自己又不是怎樣病得利害，請假請得太多了，反怕有人說話。」無奈只得銷假請安。

眾門生屬吏見他老人家病痊銷假，又一齊趕了來稟候。沈中堂見了眾位，又獨獨不見紳學士。前天的話是大家一齊聽見的，沈中堂便問眾人：「這兩天見著旆庵沒有？我等了他五天，折子仍舊沒有上去。難道前天的話是隨口說說的嗎？如果說了話不當話，我也不敢認為門生了！」其時眾人當中，有個同紳旆庵同做日講起居注官，一位「翰讀學」，姓劉名信明。他聽了沈中堂的話，忙替紳旆庵辯道：「旆庵那天從老師這兒回去，聽說竟為這件事氣傷了，在家裡發肝氣。請了許多中國醫生醫不好，後來還是吃了洋醫生兩粒丸藥吃好的。第二天睡了一天，第三天才起來的。正想辦這件事，湊巧那兩天熱，不知怎樣又忽然發起痧來。馬上找了個剃頭的挑了□幾針，幸虧挑的還快，總算保住性命。現在是門生大家叫他在家裡養病，不要出來，受了暑氣不是玩的。大約明天總到老師這裡來請安。沈中堂道：「原來說來說去，他的性命還是要緊的。他連外國大夫的藥都肯吃，他還肯為了這件事死嗎。我如今也斷了這個念頭，決計不再望他死了。」言罷，恨恨不已。過了兩天，紳旆庵曉得老師怪他，但是不好意思見老師的面。後來好容易找了許多人疏通好了，方才來見。沈中堂總同他淡淡的，不像從前的親熱了。

（「日講」句：「日講起居注官」，是翰林中任記載皇帝的言行起居的官員。「翰讀學」：翰林院侍讀學士的簡稱，這侍讀學士兼「日講起居注官」。）

原來紳旆庵紳學士，自從那天從沈中堂宅子裡回去，原想一鼓作氣，留個千載不朽的好名兒。一路上在車子裡盤算這個折子應得如何著筆，方能動聽。及至到家，才跨下車來，忽見自己的管家迎著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「替老爺叩喜。」紳旆庵忙問：「何事？」管家道：「廣東學政出缺，外頭都擬定是老爺。小軍機王老爺剛才來過。因見老爺不在家，叫奴才轉稟老爺。今天王爺還提到老爺的名字，看來這事情倒有□分可靠。」

紳旆庵原想明天學吳可讀尸諫的，乃至聽了管家這番說話，不覺功名心一動，頓時就把那件事忘記了。他這一夜賽如熱鍋上螞蟻似的，在一間屋裡踱來踱去，一直沒有住腳，又想寫信去問小軍機王老爺。家人回稱：「時候已經不早了，怕王老爺已經睡了覺。」又要寫信去問別位朋友，一時又無可問之人。恐怕人家本來不曉得，現在送個信給他，反被他鑽了去，此事不可不防。因此足足盤算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正想出門探覓消息。上諭已經下來，早放了別人。紳旆庵望了一個空，一團悶氣，無可發泄，方想到昨兒在老師沈中堂跟前說的話，現在正好借此題目，發泄發泄。正提起筆來做折子，忽然太太叫老媽來請，說是小少爺頭暈發燒，也不知犯了什麼症候。紳旆庵兄弟三房，只此一個兒子，年方□一歲。讀書很聰明，雖不能過目成誦，然而□一歲的人，居然《五經》已讀完《三經》，現在正讀《左傳》；文章已做到「起講」，先生許他明年就好完篇了的。因此紳旆庵夫婦竟拿他當做寶貝一般看待。一旦有了病，不但紳旆庵神魂不定，一個太太早靠在少爺身邊，一手拍著，一面淚珠子早已接連不斷的挂在臉上了。紳旆庵回到上房，一看這個樣子，一條英氣勃勃的心腸，早為兒女私情所牽制。少不得延醫服藥，竭力替兒子醫治，以安太太的心。這一鬧又鬧了兩天。等到兒子病好，恰值沈中堂假期已滿。他此時學吳可讀尸諫的心，早已消歸東洋大海。只是老師面前無以交代，少不得編造謠言，托人緩頰，把此事搪塞過去。明知老師冷淡他，事到其間，也只好聽其自然了。過了些時，他這段故事，外頭都傳開了，都說：「老頭子發痰氣，逼著門生尋死。幸虧紳某人有主意，沒有上了他的當。」

有天他老人家在家裡坐著，直隸總督來拜。見面之後，賣弄他這兩年派出去的學生，學成回來，很有些好學問的：「今兒召見，已蒙上頭應許，准其擇優保送，由禮部請示日期，在保和殿考試一次，分別等第，賞他們進士、翰林，以示鼓勵。將來這閱卷一事，少不得總要老先生費心的。這樣，門生多收兩個在門下，將來能夠替國家辦點事，大家都有面子。」沈中堂聽他說完，忙忙

搖手道：「別的可發，只是保和殿考試一事，兄弟還要力爭。他們這些人都夠到殿試，以後要把我們擺到那兒去呢。就以我們這個翰林院衙門而論，幾千年下來，一直乾乾淨淨的；如今跑進來這些不倫不類的人，不被他們鬧糟了嗎！」說罷，悶悶不樂。

直隸總督此來，原想預先托個人情的，後見話不投機，只好搭訕著出去。那知這位直隸總督，上頭聖眷很紅，說什麼是什麼，向來沒有駁回他的。回去之後，果然保送了許多學生，請上頭考試錄用。軍機上先得了信。就有位軍機大臣，曉得沈中堂有迂僻脾氣的，便拿他開心說：「直隸總督某人送些學生進來，都被我們咨回去了。曉得中堂不歡喜這班人，所以特地告訴你一聲，也叫你歡喜歡喜。」沈中堂聽了，果然心上很快活，連連說道：「這才是正辦！……就是上頭准了他這個，如其派我閱卷，我寧可辭官不做，這個差使決計不當的。」

那位軍機大臣道：「中堂所見極是！」彼此別去。誰知到了第二天就有上諭，著於某日在保和殿考試出洋畢業學生。沈中堂看了，還當是軍機沒有這個權力阻當這件事，也只有付之一嘆，沒有別的說話，又過了兩天，考試過了。第二天派他做閱卷大臣。他此時告假已來不及，要說不去，這違旨的罪名又當不起。只得垂頭喪氣，跟了進去。幸虧試卷不多，而且派閱卷大臣也不止他一位，他自己樂得不管事，讓別人去作主。不過大概翻了一翻，檢一本沒有違礙字眼的擺在第一，呈進上去。等到引見下來，果然朝廷破格用人：頂高等的都賞了翰林；其次用主事、知縣，京官、外官都有。

那些用主事、知縣的不用去說他了，但說那幾個賞翰林的，照例要衙門拜老師，認前輩，這些禮節，一點不能少的。沈中堂當的是掌院學士，正管得著他們，少不得前來叩見。那幾位翰林雖然打外洋回來，不曉得中華規矩，然而做此官，行此禮，到了此時，說不得也要從眾了。於是打聽了規矩，封了贄見、門包，拿著手本，前來私宅謁見。不提防這位老中堂早就預備此一著，兩天頭裡便齊集了甲班出身的那些門生，同他們說道：「從前要進我們這個翰林院，何等煩難！鄉試三場，會試三場；取中之後，還要復試，又是殿試、朝考、留館。諸君都是過來人，那一層門檻可以越得過！如今這些人一點苦沒有吃著，止作得兩篇策論，就要來當翰林，以後無論什麼人也可以當翰林了！然而上頭有恩典給他們，我們怎好叫上頭不給他們。就是上頭派愚兄閱卷，愚兄亦怎好不去。不過收到這種門生，愚兄心上總覺不是。現在請了諸位來，彼此商量一個抵制的法子，就同他們上海抵制『美約』一樣，總要弄得他們不敢進這個衙門才好。諸位老弟高見，以為何如？」於是一齊稱「是」。沈中堂又問他們抵制的法子。有人說：「應該上個折子，不准他們考差。凡是本衙門差使，都不准派。」又有人說：「這個翰林只能算做『頂帶榮身』，不能按資升轉。」沈中堂聽了，不置可否。內中有一位閣學公，姓甄號守球，年紀已有七□三歲了，獨他見解獨高，忙插嘴道：「老師所說的是抵制之法，抵制得他們自己不敢來才好。現在有個法子，他既然賞了翰林，一定要來拜老師，認前輩。老師不能不認他，他送贄見，亦樂得收他的。我們這些老前輩無求於他，等他來的時候，我們約齊了一概不見。我們不要認得他。就是在別處碰見了，他稱我們前輩、老前輩，我們只拱手說『不敢當』，也不要理他。如此等他碰過幾回釘子，怕見我們的面，以後叫他們把這翰林一道視為畏途，自然沒有人再來了。但是要抵制，我們總要齊心才好。」眾人聽罷，一齊稱「妙」。沈中堂點頭稱「是」，連說：「守球老弟所論極是……愚兄樂得認他做門生，但是贄見亦要照尋常加倍。我們中國的規矩：凡是沾到一個『洋』字總要加錢，不要說別的，我們小孩子新從上海來，他說上海戲園子規矩，洋人看戲加倍。他幾個雖不是洋人，然而總是外洋回來的，我問他多要並不為過。」眾門生又一齊稱「是」。於是當天議定，等他幾人來見老前輩時，一概不許接待，以為抵制之策。眾人一齊認可，方才別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分解。

（「美約」：指「中美華工條約」。1894年，美國強迫清政府訂立關於限制旅美華工的條約。期滿後仍要續訂，受到中國人民的反對。）

（閣學：即內閣學士。）